

為什麼興大沒有肥皂箱？

◎編輯部

專題製作小組／吳素惠·周寧靜
洪碧霞·徐菁
黃麗華·張世瑛
張麗芬

前言

當一股校園民主風如狂瀾般地襲捲全台灣各大專院校之時，何以興大學生仍然安之若素？

當報紙在爭相報導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民主行動之際，何以興大學生仍然名不見經傳？

當然，一向靜謐的校園裏，在衆多的沈默者之外，總有一些不願沈寂的聲音，但又是什麼洩滅了他們的熱情呢？

爲此，我們訪問了幾位老師與同學，聽聽他們的看法，希望透過此一專題的製作，對本校校園的風氣，作一粗淺的探索。

當然，我們更希望這分對興大的關懷，能引起你的共鳴，對自己，也對這個大環境，有一分更深入的省思。

你認識肥皂箱嗎？

在專題小組採訪的過程中發現，大家對於「肥皂箱」的概念非常模糊，有的甚至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故在此先

對「肥皂箱」作一簡單之介紹，使大家能更明確地了解我們所要討論的主題。

「肥皂箱」是由英文的 soap box 直接翻譯過來的，最早的起源地是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在海德公園的任何一個角落，每一個人有意見，只要將肥皂箱一疊，就可站上去發表演說，成爲一個戶外演講家（a Hyde Park orator）。而肥皂箱也就從一平凡無奇的箱子，搖身一變而成爲意見表達園地之象徵。英國成熟之民主思想，於此亦可略見一般。

近年來，歐美文化大量入侵，引進了許多西方的觀念。再加上政府在言論尺度上的開放，在政治大學和輔仁大學的校園內，已有類似於「肥皂箱」的「言論廣場」之設立，即在提供青年學生除了文字之外的另一種意見表達的管道與方式。

在我國，由於受到傳統「謙沖自牧」、「樹大招風」等觀念的影響與束縛，既不願意，也可能不敢在街頭作公開之演說。所以，一般人不僅對「肥皂箱」感到非常陌生，即使是類似的戶外或街頭的演說，更是看不到。

在校園中已實行了有一段時間的「言論廣場」成效並不佳，不僅使用的人少之又少，使用者的視野過小，內容上就

顯得略爲貧乏，甚者只在「言論廣場」上批評學校的宿舍、餐廳。如此一來，不免誤解了「言論廣場」存在的功能，也辜負了設立之初的良法美意。

肥皂箱在興大的命運

由其他學校實行的情況看來，「肥皂箱文化」在校園的命運，前景似乎堪憂。如果「肥皂箱」出現在興園中，情形可能是如何呢？

專題小組特別訪問訓導長劉欽泉先生，訓導長表示了其個人意見：「雖然是初次聽到『肥皂箱』這個名詞，但如果在本校設立，我是樂觀其成的。我贊成同學起而關心周遭事務，並能透過適當管道發表出來，不過，也須有下列條件作爲前提：發言人一定要負責，且應該視需要而提出質詢，而不是假借『肥皂箱』之名，叫囂一番。」

環工三姜尚先同學提供了政大言論廣場的執行模式：「每次皆先擬定主題，並以其相關的問題爲範圍，而且每次皆作記錄。」

另一位在本校資歷頗深的老師認爲：「若以理性、溫和的手段給學校善意的改革建議，那是可以的。尤其在今日已是開放的時代，校方也沒有理由不讓學生去關心政治，但並不影響到學校內部的團結爲限。」

本系的陳驥老師原則上也贊成「肥皂箱」的設立，「但在實際的進行上，恐怕不能有效地達到它的效果。」他認爲效果不佳的原因在於「可能是中國人的一種通病——一項創新的事物要成立，大家便一窩蜂的去，形成一個勢，好像非成立不可，但成立以後卻不再積極的投入。」而且「按照少數同學的意願成立『肥皂箱』是不夠的，必須主客觀形



在海德公園的一個角落裏，還看得見昨日意興風發的痕跡。

（此圖爲雷驥先生攝影作品）

勢的配合。只有主觀的意願，而無客觀情況配合，不會成爲一種成熟的制度，不如以不設立爲佳，因爲再過幾年仍可設立，要是已經設立，而效果不好，便不易進步了。」

前任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丁立文預測中興設立肥皂箱後可能出現的情形：「因爲學生的思想層面頗爲短淺，所提出的將不外宿舍餐廳等食衣住行上的小問題。」所以他認爲「肥皂箱」的設立，其實並無實效，故有無設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生的普遍自覺。」

本系的李明哲同學提出了這樣的質疑：「『肥皂箱』設立了，會有人去講嗎？」他認爲「現在的人缺少浪漫精神，不會去做那些沒有人做的事，就算設了『肥皂箱』，它還是徒具形式的。」

從肥皂箱看沈寂的興園

由以上老師和同學的意見顯示，雖然並不反對「肥皂箱」的設立，然而對其可能產生的結果，卻大多抱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這使我們不禁要產生疑問，「爲什麼興大沒有『肥皂箱』？」是什麼原因使大家對於「肥皂箱」在興大的命運，持以悲觀的眼光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傳統校風、興大所處的地理環境、特殊的院系分布，以及同學本身的性格和態度等四方面來看：

(一)傳統校風

「它是一個傳統保守的學校。」陳驥老師這樣表達了他對中興大學的看法。

訓導長說：「本校教授，不像他校教授盛行兼課之風，一般而言，較安於既有的職位，奉公職守，與外界較少接觸

。學生也受此影響，易養成不問世事之習慣。」

本系的張端筠學姊則表示：「因爲興大本是由農校升格而來，傳統的校風即因受農家淳樸、安土重遷之特點影響，校風樸實，風氣保守，學生大多沈默寡言，保有勤勞務實的個性。因此，對於一己之外的國家、政治、社會事務情況，較不願涉及。」

同是本系的薛兆基同學指出一項傳聞：「聽說李總統於大專運動會前夕來到中興，說了對中興的觀感：『中興大學實在很純樸，幾十年下來一直都沒變。』我們聽了是該高興還是苦笑？這真是所有中興人該自省的，幾十年下來竟然沒有進步，仍是保守、純樸的『草地人』。」

(二)地理環境

丁立文同學認爲興大之所以沒有「肥皂箱」，「台中這個環境是一大關鍵。」

一位老師也認爲：「受中部整個大環境的影響。」

張端筠學姊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則台中市亦爲省轄市之一，資訊的流通應很快，而且，更爲台灣省政府所在地，其所處位置並不封閉。舉例來說，同處於台中的幾所大學，校園民主運動都辦得轟轟烈烈的，人家能而興大爲何不能？」

由以上歸結來看，本校所處的環境，必然對校風有所影響。不過，地處台中，恐怕不是絕對的原因，應有其他潛在的因素，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三)院系的特殊分布

在校園文化中可能較具主導力量的文、法學院，並未提振起位於台中的中興大學的校風。因爲法商學院與校本部相隔了台中台北之遙，只有三系的文學院則孤立於校本部之一隅，再加上轉系情況嚴重，顯得勢單力薄，在校園內毫無主導的力量。

量的人才外流（轉系至法商學院），使得學生領導階層出現一片真空。而校本部沒有法律系、政治系，缺乏思想前進者。而且理、工、農學院的學生在法律、政治上認知大都不夠，較易流於表面膚淺，不夠理性深入。」

(四)同學本身的學養與態度

以上提到的各點皆只能算是外在的客觀因素，同學們本身的學養和對校園活動所秉持的態度才是重要的內在主觀因素。

丁立文同學於擔任了一年的活動中心總幹事後道出：「這一年來辦事的挫折並非來自學校，倒是因同學們的冷漠所形成的無力感，深深地打擊著我。」他認爲興大學生之所以如此容易安於現狀「跟學生本質有關，也就是聯考篩選下所造成的問題。介於台大、政大與私立大學之間，興大學生顯然較守自己的本分。很多人來唸興大乃因它是國立大學，且學費較便宜，以致與自己真正志趣妥協，放棄私立大學中自己原十分想唸的科系。由此看來，同學們本身的妥協性與保守性就已十分明顯，思變的血液相對地就很冷淡了。」

薛兆基同學以爲興大沒有「肥皂箱」的原因首先就是「原本對『肥皂箱』的認識不多。」他說：「興大人在追求什麼？是玩樂，是不經大腦的自我放鬆。興大人會發牢騷，力量卻始終無法結合起來。『算了吧』這三個字，常被興大人用來壓抑不滿，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對現狀麻木。是否中興人亦困在中國人『奴性』的情結中呢？」

物理系的譚科誠同學認爲：「興大人的熱情不夠，參與力不強，私底下很敢批評，在大眾面前則未必。」此外，「學生普遍變得現實，不愛多管閒事，只求明哲保身，獨善其身。且大一、大二的多數人想轉校，故多專心於功課。」

李明哲同學則覺得：「如果學生本身不夠浪漫，仍是守秩序而保守的一群，則一切外在的解放都是空談。」



(照片由興大新聞提供)

面對這樣稀少的聽眾，候選人仍須暢談自己的抱負。

陳驥老師就指出：「文學院只有三個系，根本不成氣候。而理工農學院的學生則由於功課的繁重和個人活動的取向不同，所以亦不積極投入。」

訓導長也表示：「本校最初以農立校，後再與法商學院合併成一所大學。因爲自始成立，就不是以一所大學型態發展，故受大學之風的薰陶較淺、較慢。」

本系的洪碧霞同學認爲：「興大文學院留不住人才，大

溝通管道在哪裏？

從「肥皂箱」引發了我們另一個問題：我們學校的言論管道在那裏？對於周遭環境的所見、所聞、所感，我們可透過興大青年、興大新聞，以及各系系刊，用文字加以表達，那學校與學生之間是否有彼此交流與溝通的橋樑呢？

丁立文同學說：「學校與學生之間並不缺乏溝通管道，大部分的同學往往還沒去想辦法溝通，就一味批評學校專制，這對學校的努力來說是不公平的。像每學期至少會舉辦一次自治幹部座談會，由學校邀請各系各班的幹部出席，校方的一級主管，包括校長都會列席，準備與學生溝通，聽聽同學有何建議與批評。但各班代平常與班上同學的聯繫不夠，同學們沒有養成有意見便告訴班代，請之代為反映的習慣，所以就班代出席，也往往面臨無話可說的窘況。」

他又指出：「學生自治說明會，只有不到三十個人在聽，可見宣傳工作還是很重要，必須讓同學們徹底了解溝通管道在那裏，而不再與學校對立。且有意見得以上達，如此也可減少同學的挫折感與沈默的情形。」

李明哲同學也認為「興大並不缺少言論空間。聰明的人會很婉轉地、技巧性地說出真正訴求的目的，而不需要採取激進的、刺耳的言論。」

訓導長則認為本校「因為沒有學生領袖願起而領導，使學生一直處於被動地位，不會積極的去要求設立一個溝通管道。」

肥皂箱帶來的省思

丁立文同學覺得：「目前興大人在試圖爭取某些權益時，所犯下的最大錯誤，便是認定學校與學生是對立的。然而，校方與學生其實是一體的，需要的只是溝通、協調，而非抗爭、對立。」另一方面「激進行動下的過程也許比較精彩，但效果則不一定；理性的態度可能暫時被視為不夠積極，但就長遠來看，就如爭民主不該有暴發戶的心態，我們必須踏穩每一個脚步，以便得到實質的效果。」

陳驥老師亦認為：「學校成正三角形的發展是最理想的，學生、老師、學校行政三方面，這才是理想的學校。」

譚科誠同學建議學校：「可主動提供經費辦活動，再加強內在的師資，充實硬體、軟體的設備，才能吸引人才留下。」

姜鈞先同學亦作了下列的建議：

「一、力求言論民主化，而非政治化。即純粹是基於學生對社會、國家的關心，不是成爲有野心的政客所利用之工具或手段，意即不含有任何政治動機在內。」

「二、採疏導政策，而非圍堵政策。例如：以刊物的審稿制度而言，本校則太注重於細節的規定，律令甚爲嚴謹，實際上則執行很鬆，然而卻使學生畏懼權威，望之止步。以台大而言，則僅是原則性的規定，以大原則爲範圍，讓學生能自由發揮，卻有遵循的守則。」

「三、學校與學生兩方面應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互相溝通，共同促進學校的建設與發展。」

洪碧霞同學說：「大學不是孤芳自賞的象牙塔，學生有義務去關心政治社會，因此邀請政治人物或學者來演講，不該遭到駁回的命運。」而且「憲法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故學生在校園中可以對任何社會現實提出看法甚至批判。範圍當然擴及社會、經濟、文化，甚或政治等各方面。」

因此，她認爲：「爭取廢除審稿制度及開放言論尺度是

唯有自發性的學生運動，
才能有真正的強度與韌性。



(照片由活動中心提供)

中興人的當務之急。」當然，「一定要使同學們自己有足夠的法治涵養，言論空間的開放也才能落實。」

張端筠學姊認爲「未來中興大學應朝向啓發學生關懷社會國家之事務著手，喚醒學生認知的意識層面，改被動爲主動，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及對國家社會建設的關心，共同來促進國家社會的進步。」

結語

此一專題之探討，並非要爭取「肥皂箱」的設立，只是要藉著與學校師生的訪談中，去發現「肥皂箱」可能引發的問題，及其可能反映出來的現象，是興大人對興大人的批評與省思。

我們很願意我們的校園有著農人的樸拙以代替大城市的浮華虛榮，但卻不希望我們的同學只是以管窺天的井底之蛙，而這就需要同學們對自己的進步，能多一分要求、多一分督促，對周遭的事物物多一分關心。

同時我們也很高興的發現，同學們都願意以理性的態度來從事活動，而師長們也願對此表示支持，期能以共同的努力，使我們學校更完善，更有活力。我們也盼望，現有的各項缺失，能迅速的彌補改善，而對轉系之風太盛，以及法商學院與校本部合離等長久以來的問題，能及早有解決之道，使學校能無礙地發展進步。

此次專題之製作，希望能引起同學們對於自我的反省。或許，由於編輯小組的經驗缺乏，很多問題的各個層面皆未能深入的涉及討論。無論如何，我們的校園需要你多一分的熱忱與關懷。

(國家靜執筆)

